

光州漫忆：弋阳人成固始客

杨 峰

曾经和热爱文史工作的奚兄探讨潢川近百年来，文史上的几件憾事：光州易名“潢川”人为的割断了历史的延续；“光州十景”今天荡然无存只留在记忆里；光州弋阳人陈元光被篡改成“光州固始人”；为此，奚兄赋诗道：

百年一觉光州梦，
原来身在大韩国。
十景光鲜存笔下，
弋阳人成固始客。

读着该诗，辛酸归辛酸，说的却都是的的确确的实情。既然已经写了二十几篇《光州漫忆》了，那就不妨多写几篇，按着该诗所述，再把陈元光、光州十景、光州与韩国这三件事絮叨絮叨吧。

写陈元光出生地被篡改问题的，前面已经有了一篇《光州漫忆：被戏说的陈元光出生地》，该文也引起了潢川、固始、信阳，以至福建热心陈元光的朋友们的热议。更是被很多新媒体所转发。但我知道，陈元光回家之路依然漫漫。这正应验了那句老话：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……

事实上，潢川的文史工作者们，对陈元光出生地的归属问题，在很久之前就对所谓“陈元光，光州固始人”的臆断，不断地提出异议。但是，在若干时期，历史的问题却不单纯地就是纯粹的学术的、历史的问题。特别是在这畸形追求 GDP 增长，追求拉大名人做根亲文化，进而拉动经济发展，等等的特殊时期，一个历史名人的籍贯归属问题，往往会被眼前的经济利益、某些短视的领导人的人为因素所左右。潢川曾经发出的声音都被一张无形的手压了下来.....

这是一份 2008 年 6 月 29 日，潢川县政协办公室签发的第七期《政协信息》。该期政协信息只介绍了一篇文章：《陈元光其人及籍贯考——一致〈信阳日报〉与崔信生商榷》。该文作者正是我所尊重的一位潢川县党史专家，同时和我同为潢川县政协文史委委员的王新忠同志。王新忠同志以笔名“黄光州”所发此文，现全文辑录如下：

陈元光其人及籍贯考——一致《信阳日报》与崔信生商榷

黄光州

最近，笔者翻阅 2007 年 7 月 21 日《信阳日报》，看见署名崔信生的文章《信阳与闽南人的渊源》，因为内容涉及陈元光，引起极大兴趣。拜读之后，发现文中有关陈元光的出生地及相关方面内容，与志书记载有颇多不符，甚至有违历史真实。现赘录连篇，与崔信生商榷。

陈元光是唐代高宗时的平蛮名将，后人尊称为“开漳圣王”。据载，唐高宗仪凤二年（公元 677 年），年仅 21 岁的陈元光代其父陈政领兵，任怀化大将军（即玉钤卫翊府左郎将），平定“蛮獠啸乱”，战功显赫。武则天垂拱二年（公元 686 年），陈元光被朝廷封为首任漳州刺史，并晋封为

中郎将右鹰扬卫率府怀化大将军。他殚精竭虑，孜孜求治，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融合，有利于社会安定、经济发展的政策，经过 25 年的努力，终将一个争战不断、荒芜落后的泉潮边区建设成为一个有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州郡。令人痛惜的是，唐睿宗景云二年（公元 711 年），“蛮獠”再度作乱，陈元光亲率轻骑赴潮州讨伐，不幸歿于军中。军民哀号为之送葬，朝廷诏赠豹韬卫镇军大将军。唐玄宗开元四年（公元 716 年），追赠颍川侯，赐彤弓，谥惠毅。后又诏立庙，建“盛德世祀”牌坊。陈元光不愧是平定潮州、开创漳州的元勋。他不仅在福建影响颇大，在南安县建有“威武陈王庙”春秋享祀，在台湾也颇受尊敬。

陈元光的生平，志书历有记载。笔者手头有一本清顺治十七年（公元 1660 年）的《光州志》，系重印点校本。（原本在日军侵华时被掠入日本。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，北京图书馆从日本内阁文库拍回胶卷本。1984 年，信阳市史志办、潢川县志办联合派人赴京对原胶卷本进行复原，点校重印。）该志《人物考》将陈元光与春申君黄歇同列为光州“乡贤”，载记：“陈元光，光州（今潢川，唐代时称光州，为州治所，辖潢川、固始、息县、光山、商城。凡州治外的人物都另有注明，如“王潮光州固始人”，笔者。）人，字廷炬，丰姿卓异，博览经书，年甫十二，领光州乡荐第一，遂从其父政领将兵五十八姓以戍闽。父薨，代领其众，任玉铃卫翊府左郎将……宋孝宗加封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，有司春秋祀之……元光三十六世孙陈焯来为光州守，表扬先德，士民为立广济王祠于学宫之左。”光绪《光州志》卷之五“忠义列传”亦记载：“陈元光，字廷炬，弋阳（潢川旧称之一，笔者）人，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（公元 656 年）二月十六日总章己巳，年甫十二岁，领光州乡荐第一，遂代其父政将兵五十八姓以戍闽”。

陈元光的出生地，从其后代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。陈鄴是陈元光的嫡孙，乾隆三十五年直隶光州知州高兆煌总修《光州志》载：“陈鄴，字有芑，先世弋阳人。因祖元光戍闽有功，世守漳州，遂为闽人。父珣举明经及第，授翰林承旨。珣生鄴，德性温恭，幼耽经史。天宝六年，举秀才，授辰州宁远令。在京见李林甫、杨国忠柄国，无意仕进，回访弋

阳旧第，川原壮丽，再新而居之数年。”光绪《光州志》卷之六“宦迹列传”中记载：“陈詠，字正雅，旧为光州人，因祖元光戍闽有功，世守漳州……复补光州司马，寻加本州团练使。子章甫，字尚冠，建中（公元780年）初举明经。贞元四年（公元788年），转庐州司理，寻迁西南督府参军，十九年（公元803年），转光州司马，代父本州团练……民爱之如慈母。”顺治《光州志》（《陈焯传》）记载更直接明白：“陈焯，字惟实，福建龙溪人。明万历初，以举人授光州守。其先人元光，产于光州，有功唐代，世守闽，因为闽人。以故公视州之绅士黎庶，犹其亲姻比党也……士大夫感公德，以元光旧封广济王，为建庙儒学东，以公配食，复祀名宦祠中。”陈焯在明代万历丙子年（公元1576年）为《光州志》作序，自称：“焯之先世元光，光人也，唐时随父政领兵戍闽，因家焉。今来守是邦，则视邦之士夫子弟，皆其乡人也，敢敬与在位执事及乡先生子弟共勛诸。”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地看出，陈元光的出生地无疑在光州（即弋阳），就是现在的潢川。他的后代陈詠、陈章甫、陈焯都曾在祖籍任职作官，他的嫡孙陈酆还专程回祖地“访弋阳旧第”，并进行翻新，然后“居之数年”。陈焯任光州太守时，“士民表扬先德”，在陈元光旧封“立广济王祠于学宫之左”。综观志书，历来皆记载陈元光“领光州乡荐第一”，“将兵五十八姓以戍闽。”崔文所谓“陈元光是固始人”，“随陈氏父子入闽的万余军民84姓，都是以固始为中心的光州籍民众”，不知依据是什么？源出何处？说什么“以固始为中心的光州籍民众”，正如同现在要说“以固始为中心的信阳籍民众”一样让人感到好别扭。况且，“天一阁本的嘉靖《固始县志》竟丝毫没有提起陈元光入闽之事……乾隆五十一年撰修的《固始县志》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陈元光入闽之事”（见《信阳书》汤漳平《陈元光对漳潮地区的开发》）古人修志，素来选材认真，文风严谨，而明、清两本固始县志对陈元光均无记载，这恰又说明“陈元光固始人”等等纯属子虚乌有。由此更可以看出，崔文认定陈元光“是固始人”缺乏历史依据。历史的真实面目应该是：陈元光是潢川人，“领光州乡荐第一”，“将兵五十八姓以戍闽。”

愚者以为，墨写的志书是铁定的历史，不能任意改写，更不容任意杜

撰。尊重历史，实事求是，秉笔直书，既是对史学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，也是史学工作者（新闻工作者毫不例外）必须自觉遵循的职业道德。

读后，掩卷一声长叹！

想来，在我们潢川，甚至包括固始的那些文史工作者们，对陈元光将军的籍贯问题，在内心里是没有任何争议的。那就是明明白白地：

“陈元光(657—711)，字廷炬，光州弋阳人。”不但没有争议，而且他的出生地凭借史籍的记载，可以明确到更小的范围：**潢川县南城**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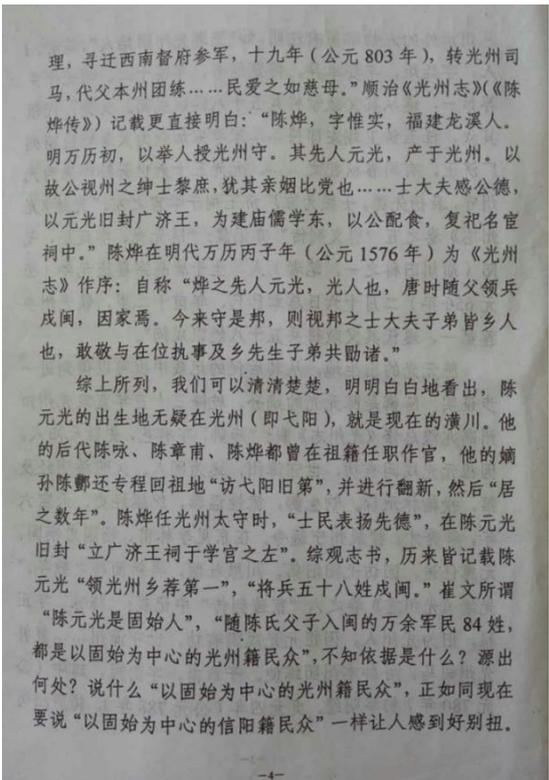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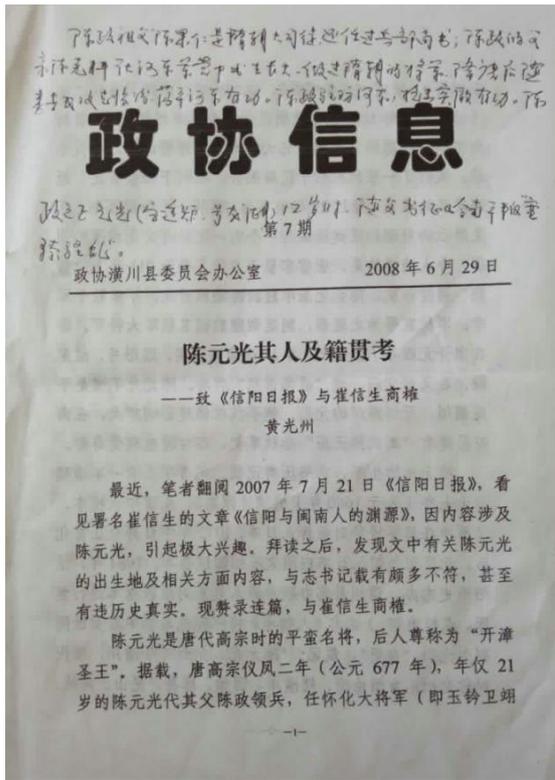
就是那么几部古志书，志书的记载，想来凡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专家学者们是没有不看的，或者说，没有看不到的。因为，今天争论这个问题，如果可以忽视家乡志书的记载，那我们又可以凭借什么呢？

在《光州漫忆：被戏说的陈元光出生地》一文中，我已经对几部地方志中相关的记载或者没有记载的地方，做了详尽的分析，在此就不再累述。我相信，不管是那些出于狭隘地思想，要拉大名人做乡亲的人为阻碍的、或者是出于经济发展上的考量，一定要造假争夺根亲地的，等等原因吧，放之于历史的长河中，只是流水遇到一块河床上突兀的石头所形成的一个回旋吧。历史的真实是人为修改不了的，也掩盖不了的。回旋之后的流水依然要浩浩荡荡地奔向前方。陈元光将军回家之路虽然漫漫，但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。

最后，依然用奚兄修改过的一段话做结尾吧：

北春申南元光名人辈出四千年历史闪耀

先黄国后弋阳大梦光州新世纪未来辉煌



2008年6月29日签发的第七期《政协信息》